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躋春台 啞女配

孝子思親無間，啞女兒夫能言。哭退蛇虎在山前，一經神指點，富貴兩雙全。漢中城固縣有一朱泰，幼時喪父，家貧，極孝。母鄔氏，雙目不見。泰朝夕服侍，不離左右，常以甘旨奉母，自食惟菜蔬稀粥而已。

一日出門，路遇三人，皆是泰之表兄，鄔大興、龍國治、張永順。三人忽見朱泰，歡喜問道：「表弟到那裡去？」朱泰曰：「我到山上去打柴。」鄔曰：「一天打柴，賣得多少錢？」泰曰：「不過八九十文。」鄔曰：「你盤親養口，八九十文如何夠用咧？不如做個生意。」泰曰：「做生意莫得本錢。」鄔曰：「有宗生意好做，你來跟我打伙，我出本錢，你出氣力，賺來平分，又有吃的，你乾不乾？」泰曰：「好，但不知是那樣生意？」鄔曰：「去當牛屠戶。老牛不過五六串錢一隻，肉賣四十文一斤，肥點的有二百斤，可賣錢八串；皮子賣得一串；牛頭、四足、肚腑賣得兩串，其利對本過深。你看把牛宰倒，先把腿割煎來吃了，然後去剝（皮），有吃有利，快不快活？」朱泰曰：「原來是這個生意哦。殊不知牛是養生之具，有功於人，五穀非牛不耕，人非五穀不活，若是莫得牛與人任力任勞，縱有田土，種而無收。可憐他背犁拉鋸，何等艱辛！他出氣力，你得現成；他吃谷草，你吃谷心，一家飽暖都沾他恩。依得理來，死了都要拿去埋倒，卻怎麼還忍心去殺他吃他咧？這個背時生意我決不做！」

龍國治曰：「你不宰牛，何不跟我打伙？我這生意吃也有了，本錢又少，你做不做咧？」朱泰曰：「啥子生意？」龍曰：「去賣狗肉湯。買個肥狗，不過五六百錢，煮熟要賣八個錢一碗，吃的又多，吃了又補，也有對本之利。」朱泰曰：「這個生意更做不得。你想，狗之功德與牛一體，跟人守家，忠心為你，夜來不眠，內外經理，一聞響聲，即忙咬起。人若無狗，不但盜賊難防，而且睡也睡不得一覺好的。此功極大，應宜戒食莫殺。這個傷天害理的生意，我更不能做！」

張永順曰：「朱老表呀，他們那些生意當真做不得的。你跟我打伙，我這生意跟他們的不同，不要本錢，又能得利，你做不做？」泰曰：「世間那有無本之利咧？看你說來我聽。」張曰：「是安子。砍些竹子，空時划些蔑片，編成□子，挖些蟲線衝爛，涂在門上，放在田邊流水之處，到次日一早去收。安二百□子，多則二十斤，少亦有十斤，吃半賣半，又不勞神，又能盤家養口。你講好不好咧？」泰曰：「我道是啥生意，原來是傷生害命之事。這鯁鱸雖然無功於世，他卻無損於人，理宜戒口勿食，何必把他命傾？若去安挖蚓，傷了多少生靈！一朝遭了報應，那才悔之不贏。我就餓死，也不去做那損陰喪德的生意！三位表兄，你我都是親戚，痛癢相關，如今聽我相勸，以後戒了，切忌莫做，老天自然照看你們，有吃有穿。」三人不聽而去。

朱泰走到南山打柴，見半山岩上有個大格箆，可值二百多文。次日拿斧去砍，忽然人往上升，站在空中，離地丈許，心想：「今日才怪，未必要騰雲了？」用力下竄，許久方落。才砍兩斧，又升上去，想道：「我今日未必要上天了嗎？先前也是這樣，果能上天，我把媽背到神仙府去，將一雙眼睛拿來醫好，也不枉盤兒一番苦楚。」及至竄下，又砍又升，抬頭一看，「嗨呀！」一個筋斗如滾石而下，滾至石坪，幸被小樹絆住，底下黑氣只往上冒。朱泰驚定，往下一看，「嗨呀！」又是一個坐鬥，說道：「我我我，今今天定死無疑了！」

各位，你說朱泰看著兩個啥子？原來山上有根蟒蛇在曬太陽，聞得斧聲，伸頭向下，想吃人肉，哈氣人往上升，歇氣人又下落。岩下睡的是只猛虎，被泥沙驚醒，也想吃人，因岩高石滑，腳抓不穩，跳上又落下去，故而在此吐氣。朱泰看見駭急，左右四望，盡是高岩，想：「我今逢絕地，必無生還矣！然而我死倒不足惜，我媽在家怎得下台？」想得無法，只有跪地磕頭，一聲蛇一聲虎，邊喊邊哭道：

這陣駭得魂飄渺，上下左右無路逃。
只得跪地來哀告，還望蛇虎把命饒。
可憐爹爹死得早，丟下我媽守節操。
家屋貧窮錢難找，嘔盡心血托兒曹。
千辛萬苦盤大了，靠我打柴過終朝。
我媽得病又不好，雙目不能把物瞧。
飲食不得把口到，行動無人站不牢。
你若把我來吃了，丟下我媽怎開交？
就不氣得把頸弔，也要餓死到陰曹。
呀，蛇呀，虎呀！
都念朱泰念媽老，一命就把兩命拋。
命債欠多吃得少，何苦喪我命一條？
虎呀虎！
你在獸中稱王號，並非無知蠢山妖。
蛇呀蛇！
你在山中修大道，無非未變龍與蛟。
吃人也要分弄好，未必見物稱就撈？
你看朱泰年幼小，一身枯瘦莫得膘。
乳腥尚臭無味道，吃了肚子要發糟。
渾身漫膈多和少，油甲堆來把皮包。
替你心嘔要打曝，吃了定然把稀淘。
何不施恩來放了，使我回去奉年高。
呀，蛇呀！
你為甚還在岩上把須絞？
呀，虎呀！
你為甚還在坎下把頭搖？
我若在此把命掉，不孝之罪是你招！
如今好話說完了，磕頭頭上磕起疱。
蛇在昂頭虎在跳，不肯放我為那條？
無法再把情來要，快通商量莫放刁。
不如權且來寄倒，候母臨終葬荒郊。
那時肉肥膘硬了，任你拿去搞大勞。

朱泰正在哭訴，忽聽風聲響亮，抬頭一看，蛇不見了；又看虎，亦不見；說道：「呀，我的媽呀！幸喜得好，他不吃我了，今日這條性命都是撿到的，好好好，尋路回去罷了。」

朱泰回家，對母大哭曰：「你兒今日打柴，遇著蟒蛇、猛虎，上下齊來，希乎把性命送了。虧我磕頭哀告，方才感化而去。誰

知性命救得，把一身就滾痛了，柴也莫得，好不駭人！」鄔氏曰：「我兒今後須仔細防著，幸喜你有孝心，菩薩保佑你，不然身遭毒口，你娘又靠何人咧？」遂把朱泰身上一摸，駭曰：「可憐我兒滾成這個樣兒去了，快到陳二老爺燒房裡去除四兩酒和三七，搽些吃些，免得觸氣。」朱泰應諾，提壺而去。

且說陳二老爺名文進，家頗富豪，樂善好施，每年要收佃錢二千多串，莊稼極寬，請人甚眾。妻樊氏，生四子一女。長媳魏氏，雖是大人女，小時慣習，性極潑烈，而且懶惰好睡，不知孝順，專好豔妝；公婆講他一句，要還十句，丈夫說他，他就亂亂哄哄，弟兄妯娌個個成仇。是年身懷有孕，臨盆之時極其兇險，小兒三日不下，一家驚慌無主，方法用盡，全無效驗。魏氏無可如何，口喊：「婆婆救命！」樊氏曰：「我平日教你莫在灶房發氣，不要咒人罵人，你不信！如今惱了神聖，降此災難，我也莫法，你快悔罪！」魏氏曰：「媳婦千悔萬悔，肚腸都悔爛了，總要婆婆打個主意，媳婦才有性命。」

樊氏焚香秉燭，替媳悔罪。文進曰：「他平時那們凶橫，認得那個？深怕憂你不死，如今悔也遲了！」樊氏曰：「你這老漢啥，他已遭報，正在作難，還見究他做啥！」悔畢起來，聞魏氏已死，慌忙去看，還有一線之氣。半晌甦醒轉來，歎氣一口，說道：「好悔呀！」

適才陰司走一轉，不覺來到鬼門關。
遇看牛頭和馬西，將奴鎖起進城垣。
上坐城隍怒滿面，大罵魏氏太不賢。
娘家不服爹媽管，說一還十嘴巴尖。
潑性一發如牛犬，不畏神鬼不怕天。
出閨起心越不善，好吃懶做只貪眠。
尊卑禮法無一點，公婆當做路人看。
丈夫沾倒就開口，一時還要呶祖先。
每日灶房無忌憚，打雞罵狗胡亂言。
叔嫂之間射冷箭，讒言狀告枕頭邊。
一見弟媳就簽眼，專分彼此愛耍奸。
妹妹溫和人能幹，拿來使口當丫鬟。
多喂雞鴨想吃蛋，谷米拋撒吃不完。
字紙拿來搽桌案，愛繡龍鳳和八仙。
行動妖嬈愛打扮，穿紅看綠逞容顏。
水粉胭脂涂一臉，蠱惑丈夫把淫貪。
說我罪多難盡談，黑冊載滿有萬千。
所以今日遭產難，看你改不改心田。
不念你祖多行善，定拿惡婦拋刀山。
趕緊改悔莫遲慢，吉星一到自安然。
說罷把奴又出殿，因此才得還陽間。
呀，婆婆呀！

你媳從前太奸險，直到如今悔爛肝。
還望公婆把媳念，赦媳不孝罪如山。
一家大小莫報怨，念我無知錯在前。
大家替我悔一遍，吉星自然到凡間。
倘若再把故態現，死墮地獄身難翻。」

樊氏聽得此言，甚是驚恐，想道：「暗室欺心，神目如電，報應何其速也！」又見魏氏十分過不得意，叫兒女與媳大家替他改悔。魏氏更加作難，汗流如水，急得樊氏跑來跑去，跑得悶倦，不得已前去靜睡一時。忽然夢見一位道長在房，綸巾皂袍，樊氏驚曰：「你這道長，然何不知禮法，到閨中來了？」道長說道：

魏氏而今逢產難，貴人一到自安然。
桂英聲啞年十九，一見親夫便能言。

說畢竟到廚中去了。樊氏急到灶房一看，並無人影，一驚而醒，想夢歷歷在心，便去告知丈夫。文進曰：「此灶神指示之言。首二句說魏氏生兒，要等貴人到了才生得下；後二句說我女兒桂英聲啞，要見了親夫才得說話。但我們山僻之地，那有貴人到來？桂英的丈夫又是那個咧？」樊氏曰：「使人看著，若有人來，小兒下地，就是貴人；桂英說話，就是親夫，留他進屋，將女許他。」文進點頭道是，吩咐牧童看著。

忽聽外面大喊：「打酒！」掌桌曰：「錢要上箱，慢點來打。」樊氏曰：「是那個打酒？」牧童曰：「溝上那個朱泰。」樊氏曰：「朱泰家貧，打些奉母，是個好人，快接壺來，我跟他打。」牧童提壺進來，曰：「他莫得錢，跟你賒四兩。」樊氏曰：「他是作難人，多打些跟他。」樊氏想到夢中之言，忘乎所以，打了一提，又打一提，壺滿流出，傾得滿地是酒。他女桂英走來，曰：「媽為何搞得滿地是酒？恭喜你老人家，生個好孫兒，胖嘟嘟的。」樊氏轉眼一看，問曰：「那個講話？」桂英曰：「兒在講。」樊氏曰：「你講得出話了嗎？」桂英曰：「兒見嫂嫂生兒，心中一喜，氣往上冒，一個乾嘔咳出一坨黑痰，就講得出了。」樊氏大喜，忙去看孫，果然肥胖；出謂文進曰：「魏氏兒也生了，女兒話也講了，我夢已准，快看何人在外，留進來許親。」牧童曰：「外面並無別人，只有朱泰。」文進曰：「老婆子，我說你夢不准，朱泰那個樣兒，怎是貴人？如何做得我的女婿？」樊氏曰：「這老漢啥！朱泰是個孝子，目今雖窮，焉知後來不為貴人？」文進思之有理，喊掌桌：「去把朱泰留進，我有話說，不要走了。」

掌桌去留，朱泰那裡肯進？掌桌把他一拉，他穿的短汗衣拉爛，褲扯破一塊。朱泰曰：「看，這下叫我何以見人？」掌桌拉起就走。朱泰只得一手提褲，勉強與文進施禮，曰：「小子今遇蛇虎，把身滾痛，特來與二老爺賒點酒吃，明日就送錢來。」文進曰：「你且坐下，我正要用你，慢點才與你講。」即問牧童曰：「你水燒開麼？」牧童曰：「方才架火。」文進曰：「你到陶上喊他們回來，把刀磨快點。」朱泰心想：「他燒水磨刀，拿來做啥？又說用我，未必必要殺我嗎？我與他無仇元冤，殺我做啥？不必多疑。」又聽文進說：「他們還不回來殺咧，慢點晏了。」朱泰大驚，想：「他當真要殺我嗎？他又殺人做啥？哦，是了，他在燒陶，今日架火，定是殺我祭陶。我朱泰自思好苦的命呀！方脫虎口，又入牢籠，我死倒不足惜，我媽又靠何人？」自言自語，掉頭一望，見無人無犬，出外便跑。僱工正在磨刀，攔住喊曰：「老闆，你的客走了！」文進曰：「你快跟我拉倒！」朱泰曰：「長年哥，我和你相好，留點情！」僱工曰：「主人家要你，我有啥子情留！」掌桌走來曰：「你來得去不得了！快些進去，免我動手拉拉扯扯！」朱泰駭得魂不附體，走到椅上坐陣，忽聽豬叫，心想：「祭陶殺人，還要殺豬嗎？」想其白進紅出那樣痛苦，更加著急。忽然文進出來，陪問家常，朱泰大膽問曰：「二老爺殺豬做啥？」文進曰：「明日端陽，我家人多，難得割肉，殺豬過節。」朱泰曰：「原來如此！」心想：「你若早說，免得受這半日驚恐！」及坐席上，文進舉杯曰：「今日留你非為別事，因我女兒桂英生來聰敏，但是聲啞無言，老妻夢神指示，說見了親夫自能言語；今日你來，女就說話，看來都是有緣，故留你到家，將女許配於

你。」朱泰曰：「多承二老爺雅愛，我家貧寒，母親尚不能盤，怎能盤妻？小子不敢從命。」文進曰：「你這娃兒才是咧，盤得倒盤不倒我不怪你，你若配我女兒，總不能把你餓死！」朱泰曰：「有母在堂，小子不敢自專。」文進曰：「是話咧。」

飯後割腿豬肉，打酒十斤，喊掌桌送他回家，對他母說明，朱泰亦將許親之言告母。母曰：「既是陳老爺不棄，那還不好！」朱泰曰：「母親不可，他們富家女子多半是好吃懶做，我們怎盤得他起？」鄔氏出來謂掌桌曰：「我是貧寒之家，怎討得起富豪之女？日後缺衣少食，定要作難受苦。當面推辭，免勞你二回動步。」掌桌曰：「這樣姻親都說不成，叫我轉去，莫笑壞人。朱大娘呀，你莫憂慮，日後他女過門，嫁奩要值千金，你家若得此媳，好似平地騰雲，別人求之不得，虧你還不應承！」鄔氏曰：「就是你主不嫌，我心何以自安？結親門當人對，那才算是良緣。你主偌大家業，窮人何敢高攀？」掌桌曰：「你莫錯過了。」鄔氏曰：「我兒允諾算了。」朱泰曰：「媽呀，富家子女嬌養性成，接到我屋，儼若先人，稍不合適，罵得難聽，不如莫要，免後淘神。」

掌桌忿氣回去，對主告明，又加減幾句。文進大怒，罵曰：「你這窮鬼！還要好高，胡言亂語，把我藐視，我女今已能言，何患無佳婿！」越罵越怒，吵鬧不已。見女路過，便曰：「為你這個妹崽，幾乎把父氣壞，快拿火來與父吃煙。」只見桂英「哦，哦，哦」，總不答話。樊氏曰：「你在做啥？」那知桂英依然啞了。樊氏曰：「這老漢可惡！我女已經講話，被你吵啞。好好使他講話罷了，不然我要跟你拼命！」文進曰：「這就怪了！一下就講不出話了？」即喊桂英快講，那裡講得出來。樊氏曰：「我夢神靈指點，說是見夫能言，明明就是朱泰，怎不許配良緣？」文進曰：「人家不要，何得怪我不許他咧？」樊氏曰：「他不要，你耐著他要，怎麼要吵哦？」文進曰：「算我錯了，虛空神靈，共鑒此心，若我桂英果是朱泰的姻緣，使他再能言話，我明日去到他家，親自許他罷了！」樊氏燃香點燭，亦對神許願。許畢，忽見桂英一個乾嘔，吐出一坨黑痰，說道：「媽呀，兒又講得出了。」文進曰：「這個災雜種會做，老子的肚皮痛。」

到次日，夫婦備辦禮物來到朱家，對朱母說明夢神指點、女兒說話及復啞復言之故，再三懇求，朱母只得應允。文進把庚交了，回家將下手佃戶退去，將二十畝田命朱泰搬來耕種，以便年底迎親。凡家具器物，牛工資本，皆是文進所出，泰享現成。及桂英過門，夫婦和睦，知孝知敬。朱泰發憤耕種，數年便有餘錢。

時當北番達裡黑造反，朝廷命李元吉為帥，不能取勝，屢戰皆敗，上表告急。此時朝廷多故，兵不夠用，下令到民間抽丁，每十戶一名。朱泰在當裡正，該出一丁，千方百計請人代替，俱不肯去，朝日憂悶。桂英想：「母夢中之言，說夫是個貴人，今逢抽丁，正立功之日也。」遂與婆婆、丈夫商量，叫夫自去建功立業。朱泰曰：「母親年老，人子豈可遠離？」桂英曰：「婆婆身體尚健，量無他故，萬一有病，自有為妻侍奉，夫君切勿錯過。」朱母亦想起樊氏許親之言，說道：「我兒只管去，為娘在家靜候喜報。」朱泰只得收拾行李，上府應點。朱母殺雞燙酒與兒餞行，兩眼流淚，說道：「只因功名心重，遂使母子離分，娘有幾句言語，我兒緊記在心：

為娘餞兒出遠門，不覺兩眼淚長傾。
只因北番難平靜，朝廷下旨要抽丁。
我兒今年當裡正，理該要出一個人。
千方百計將人請，破錢無人來應聲。
媳婦因此將言論，教兒自己去從軍。
為國出力是本等，又可得功把身榮。
為娘養兒苦受盡，焉能捨兒到邊庭？
只因先年神指引，夢中說兒是貴人。
為娘聽得心喜幸，才與我兒來餞行。
一杯魯酒把兒敬，聊表母子一番情，
路上交朋要謹慎，不是君子莫同群；
二杯魯酒把兒敬，吃皇糧俸要忠心，
上陣努力把功爭，切莫騷擾把民驚；
三杯魯酒把兒敬，願兒此去把功成，
北番授首疆場靜，準備封侯受皇恩。
軍行萬里多苦境，母子分離淚紛紛。
你妻素來多孝順，莫把為娘掛在心。
但願神天加庇蔭，早早歸家換門庭。」

鄔氏餞行已畢，桂英送了一程，灑淚而別。

朱泰去到漢中，報名上冊，操習三月，來至邊庭。李元吉見兵未精習，不敢出戰。朱泰為人忠厚，不知夤緣，一去三年還是步卒，間或有功，被人頂冒，不能上升。旦夕思親，兩眼哭腫。一夜夢至一廟，金碧輝煌，匾書「忠義廟」。上坐王者，將朱泰喚至案前，謂曰：「吾知爾思親甚切，今助爾成功，以成爾孝。」即說四句話雲：

賊番丁卯當授首，五里塘內可伏兵。
趕急軍門去獻策，凱歌聲裡是歸程。

朱泰方欲問話，忽然驚醒。次日去轅門，欲見元帥。守軍見了就罵，不肯通報。朱泰急得大哭。正逢元吉出來，便問何事，朱泰告說來獻策的。元吉帶進帳中，問有何策。朱泰將夢關帝之言告訴一番。元吉即問鄉導：「此處有五里塘麼？」鄉導對曰：「離此十里，有谷名五里塘。」元吉同鄉導、朱泰去到谷中一看，兩邊天生石壁，只有進路，並無出路，谷口兩山盡是樹木。

元吉大喜，即升泰為帳前小校，命泰帶兵二千在谷中埋伏，安設地雷、火炮。先命人帶兵搦戰，不上兩合，詐敗而走，引至谷中。朱泰放了火炮、地雷，燒得賊兵不能出谷，逃出之人盡被拿獲。於是將賊人衣甲穿在官兵身上，命朱泰當先，詐言得勝而歸。此時正是下旬，黑夜無光，賊不能辨，賺開城門，一湧而進，斬將擒帥，大獲全勝，即升朱泰為前部先鋒。泰又獻策曰：「番賊巢穴後面靠山，有小路可上，元帥攻前，小將攻後，出其不意，必能成功。」元吉從之，果獲勝焉。從此番王被擒，北方寧靜，班師回朝。李元吉備奏朱泰之功，天子大喜，封泰為靖北侯。泰又與母請旌，皇上誥封節義一品夫人。告假還鄉，祭奠宴客，從此富貴雙全。桂英連生五子，日後俱為顯官。